



高峯集

共五

~ 16  
2341  
3







1188  
8-1



和  
號 2341  
卷 3

高峯先生文集卷第三

退溪先生墓碣銘

先生自銘並書

生而大癡壯而多疾中何嗜學晚何叨爵學求  
猶邈爵辭愈嬰進行之路退藏之貞深慙三國  
恩亶畏聖言有山嶷嶷有水源源婆娑初服脫  
略象訕我懷伊阻我佩誰玩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寧知來世不獲今方憂中有樂樂中有憂乘  
化歸盡復何求兮

隆慶四年春退溪先生年七十再上箋乞致  
仕不許秋又申乞致仕不許十二月辛丑先



高峯先生集三



生卒計聞 上震悼命贈領議政英用議政禮  
遠近聞之無不齎咨歎惜相與吊哭明年三月  
壬午葬家東牽芝山 先生姓李氏諱 字  
嘗卜居退溪因以自號後構書堂陶山又號  
陶叟其先真寶縣人六世祖碩起縣吏中司馬  
試 贈密直使有子曰子脩官至判典儀寺事  
討紅賊有功封松安君移居安東周村高祖諱  
云侯軍器寺副正 贈司僕寺三妣淑人權氏  
曾祖諱禎善山都護府使贈戶曹叅判妣貞夫  
人金氏祖諱繼陽成均晉士 贈吏書判書移

寓禮安居溫溪里妣貞夫人金氏考諱埴成均  
晉士累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妣義城  
金氏春川朴氏俱 贈貞敬夫人 先生生未  
晬而孤少受學于叔父松齋公既長劬書厲志  
益自刻若嘉靖戊子晉士甲午登第為承文院  
副正字轉博士遷成均館典籍戶曹佐郎丁酉  
冬丁內艱服闋拜弘文修撰歷司諫院正言司  
憲府持平刑曹正郎弘文館副校理兼 世子  
侍講院文學議政府檢詳轉舍人司憲府掌令  
成均館司藝兼侍講院弼善司諫院司諫成均



館司成乞假展墓明年甲辰春以弘文館校理  
召還除左彌善遷弘文館應教典翰病免為司  
甕院正復授典翰李苞啓請削官已而苞又請  
勿削授司僕寺正丙午春乞假葬外舅以病見  
適丁未秋授應教被召既至病免戊申正月出  
守丹陽郡換豐基己酉冬病辭徑歸被劾棄二  
階去子夏拜校理承召還朝除司憲府執義改  
副應教陞秩成均館大司成病免復為大司成  
為刑曹叅議為兵曹叅議俱以病免為僉知中  
樞府事乙卯春在告辭職雇舟東歸拜僉知中

樞拜弘文館副提學連被召命皆辭以病戊午  
秋上疏乞免收召御批不許入都謝息拜大  
司成俄拜工曹叅判累辭不許明年春乞假歸  
鄉三上狀請免授同知中樞府事乙丑夏上狀  
陳懇辭官以居冬下旨特召復授同知中樞丙  
寅正月力疾登道陳狀乞骸道拜工曹判書又  
兼大提學遂力辭新命還家竢罪適授知中樞  
府事丁卯春以詔使將至有召命六月入都  
會明宗昇遐今上嗣服拜禮曹判書辭不  
許以病免即東歸十月有召命授知中樞旋以



教書佞行具疏力辭戊辰正月拜議政府右贊成又具疏極陳難受之義又教書佞行上狀懇辭適為判中樞府事七月詣闕謝辭上疏陳六條又獻聖學十圖拜大提學吏曹判書右贊成皆力辭不拜己巳三月上劄乞歸劄四上猶不已上知其不可留引見慰諭命馳驛護遣是月先生至家上狀謝恩仍乞致仕初先生寢疾戒子寯曰我死該曹必循例請用禮葬汝須稱遺令陳疏固辭且勿用碑石只以小石題其前曰退陶晚隱真城李公之墓略叙世系行

實于後如家禮所云可也又曰此事若託人為之相知如竒高峯必張皇無實之事以取笑於世故常欲自述己志先製銘文而因循未畢箴在亂稿中搜得用之可也寯既受戒再上疏辭禮葬不得命遂不敢更辭墓道之表用遺戒刻其銘嗚呼先生盛德大業卓冠吾東者當世之人亦既知之矣後之學者觀於先生所論著將必有感發默契焉者而銘中所叙尤足以想見其微意也迂愚無狀蒙先生獎厲成就不啻如父母天地之恩而山頽榘壞無所依歸



竊念遺戒之言雖不敢違而所以揭所詔後者亦不可泯其跡敢記其大槩而為之辭曰 先生幼而端序長益涵探中歲以後絕意外慕專精講究洞朗微妙充積發越人莫能測而方且謙虛卑遜若無所有益其日新上達有不能已者至於出處去就相時度義務求吾心之所安而終亦無所詘焉其所論著反覆紆餘光明俊偉粹然一出於正揆諸孔孟程朱之言其不合者寡矣亦可謂達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嗚呼至哉 先生再娶先娶某郡許氏

晉士瑣之女產二男後娶安東韓氏奉事瑣之女俱 贈貞敬夫人子騫奉化縣監宋早世孫男三人曰安道辛酉生貞曰純道曰詠道女二人長適士人朴攬側室子一人曰寂

贈領議政文元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明宗之二十年放黜權奸大更改化運登耆後宥釋罪過自乙巳以後在擯竄之籍者或叙或移而已死者命復官故議政府左贊成晦齋李公用直道被斥以歿蓋十有三年而始與復官之列道際隆平聖治日新數年之間其所以滌



蕩甄別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而天之降割禮  
陟斯遽臣民之慟曷有窮乎今上嗣位之初  
克述先志丕恢至道山陵訖首霈鴻恩盡  
釋其未盡釋者以備官使勤御經筵懋講聖學  
益咨當世之務于時士之鬱屈有懷者咸得以  
叩首吐露無幽隱之不達由是公之道德文章  
之懿亦得徹聞於黜纘之下繼搜求遺書之  
命俄用廷議贈公領議政謚曰文元又一命  
配享明宗廟廷嗚呼公之道亦庶乎少白於  
一世也公諱彥迪字復古自號悔齋初名迪

中廟命加彥字系出驪州後遷慶州良佐村曾  
祖諱崇禮贈兵曹叅判祖諱壽會訓鍊院叅  
軍贈吏曹判書考諱蕃成均生貞贈左贊  
成妣貞敬夫人孫氏難川君昭之女公生有異  
質九歲而孤稍長力學能文正德癸酉中生貞  
明年甲戌登第權知校書館副正字尋入為真  
轉至著作叅軍公平公持重終喪陞博士遷弘  
文館博士侍講院說書成均館典籍兵吏兩曹  
佐即請外授仁同縣監僅二期召為司憲府持  
平歷兵吏正郎改文學遷掌令輔德嘉靖己丑



出爲密陽府使臨民御史皆有條法吏戢而民  
懷之歲餘以司諫院司諫召還時朝論欲引金  
安老用以羽翼 東宮盖安老子尚公主於  
東宮親暱故也倡其說者正言蔡無擇而大司  
憲沈彦光等隨聲和附舉朝靡然公獨力言其  
不可與無擇議不合無擇遽正言而外議旋訾  
公立異適爲司藝彦光問公曰李君何以知金  
某爲小人乎公曰安老尹東京時觀其處心行  
事真小人也此人得志必誤國家或曰安老雖  
入豈授以柄第欲爲 東宮地耳公曰不然彼

若入來必秉國鈞專擅用事誰敢遏之且 東  
宮一國臣民所共屬意何待安老而後安乎彦  
光怒而去遂劾公罷歸田里後七年安老及死  
上思公忠直召爲弘文館副校理轉校理應教  
除議政府檢詳遷舍人拜直提學陞兵曹叅知  
戊戌冬出尹全州歲中一境大治公雖爲老乞  
外憂國之念未嘗一日而忘會回災異求言乃  
上疏數千言所陳無非格君心措時務啓沃謀  
謨極其忠讜 上深加獎嘆命傳示東宮及外  
朝就增其秩俄拜兵曹叅判兼世子右副賓客



公以爲如蒙採言則幸矣而遂有僭賞非所敢當上箋懇辭不許歷禮曹叅判成均館大司成司憲府大司憲除弘文館副提學又上疏極陳聖學本末時政得失辛丑秋陞資憲判漢城府尋加正憲爲議政府右叅贊兼同知成均轉吏刑禮曹判書再爲大司憲右叅贊求出爲安東府使諫院請留仍爲叅贊兼弘文提學公以母夫人老病不可遠離累乞歸養上慰諭不允令將母來京公益惶恐請外愈力遂出爲本道監司甲辰八月授漢城判尹兼左副賓客會病

乞辭 仁宗即位召拜右贊成轉左贊成兼知經筵事公再以病辭下旨敦諭仍賜藥物公復固辭猶不允病間始克造朝公感兩朝知遇之隆自力一行蓋欲以有爲而 仁宗弟豫日以國家隱憂有不可言者公私謂領議政尹仁鏡曰當今 主上無嗣大君年幼何不早建白封爲世弟以定國本乎仁鏡然公言而不能用以七月 仁宗昇遐 明宗承序當舉垂簾儀百官會議仁鏡曰今有 大王大妃王大妃何殿當聽政乎左右默然公曰昔宋哲宗時太皇



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不復疑問今但定垂簾  
儀制耳議遂定八月政府書啓十條一請 慈  
殿善導養聖質二請博選經筵官恒與之講論  
咨問成就聖學三請殿下於 大行王有子道  
有臣道喪禮不可不盡誠孝四請嚴宮禁防咸  
里五請慎擇宮人六請勿用特旨七請勿用判  
付八政院職出納惟允內旨有不合許令封還  
九宮中府中當爲一體請勿開私門以昭平明  
之理十言 大行王學問之效公道大行人顯  
至治奄至斯極今 上嗣緒國人方以望於

大行王者望於 殿下其機甚重願 兩殿留  
神焉大率公 筆定也初尹元衡與尹任怨仇  
已深而林百以李苞爲其心腹謀欲傾覆士林  
以濟其奸元衡託密旨誘臺諫使繫尹任臺諫  
不從苞等詣閣門欲有所啓 兩殿即同御忠  
順堂引入宰樞將加尹任等罪時天威震赫人  
莫敢少忤公從容言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  
當彼時專心於 大行王者豈宜深罪且舉事  
當顯明不然恐士林多罹禍聞者縮頸而公色  
不懾既而苞等錄功號曰衛社併錄其日入侍



幸樞公亦與焉公力辭以爲豈可無功而濫受  
以紊王典不聽丙午春八劄曰先賢有言君德  
成就責經筵臣忝是職惧無以稱憲謹取先賢  
格言至論有裨於聖德而可施於今日者條錄  
以獻 殿下誠能深信而力行之則其爲聖功  
之助豈小哉已而將省親又入劄乞講學明理  
親賢遠邪其所望於君父者益深切矣然而冰  
炭之勢實有難相容者既歸三上章乞辭遽爲  
判中樞居數月李芑啓曰彥迪諳付世子背叛  
中宗書啓十條繫人主手足與柳仁淑交結多

有營抹逆賊之言彥迪於臣有恩臣今爲國不  
計私敢以聞兩司繼論之乃削奪勳爵丁未九  
月因良才驛誅書加罪乙巳諸人公亦江界府  
安寘家人聞謫命相與號泣公怡然如平日屬  
家人曰善奉養大夫人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  
矣明年大夫人下世公用遺衣服設位朝夕焚  
號毀戚以盡三年公在窮厄有以自安講學著  
書不輟其功未明而起乾乾夕惕几案間嘗書  
自戒之辭曰吾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爲  
君親有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忽有御命官疾



驅入城一府驚怖謂有不善意公不爲動正坐  
看書其一視死生不易素操如此癸丑十一月  
乙丑以疾終享年六十三甲寅春反櫬于慶州  
十一月甲辰窆于興海郡南達田里禱陰山先  
塋之次始公之先府君蚤世以儒聞嘗魁本道  
夏課成廟嘉其詞賦召見賜衣物俾留國學  
學焉後歸鄉里日以訓後生爲事公雖不逮趨  
庭之訓而其家業固有旣自孫夫人又賢有識  
慮不以慈愛而弛教督旣令就學于舅氏孫四  
宰仲敦又撥貧窶資給遠邇公天資近道英悟

出人乃於俗學之外知有所謂爲己之學而欲  
求之講明體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年二十  
七而作五箴三十而又作立箴其言皆古聖賢  
切要之旨蓋於操存省察懲至遷改實有所事  
非空言也其罷歸也築室於紫玉山中靜坐一  
室左右圖書研精覃思旣專且久而旣見始益  
親切焉事親之際愛敬兼至溫清滄澣亦無不  
盡而祭先之禮務極其誠與弟彥适友悌尤篤  
治家有法接人以禮撫宗族馭僮僕咸得其宜  
爲人安重端詳雅有高趣默然終日人莫能窺



其際其在朝廷論達施爲正大光明其言論風  
旨固足以備勸講而補衮職至於斥奸邪定危  
疑直前無畏雖責育莫之奪也然公既深自韜  
晦故人未有知其爲有道者也所著有奉先雜  
儀求仁錄晉修八規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又  
脩中庸九經紆義而未及成書文集若干卷公  
之配貞敬夫人朴氏宣務卽崇阜之女無子以  
從弟經歷通之子應仁爲後今爲松羅道察訪  
庶子一人全仁女一人全仁生二子曰浚曰淳  
全仁習詩書知義方教誨其子亦皆有立云公

之葬也不及表于墓道而德業之光自不可揜  
褒大之典實出於人心之不容已公之道愈久  
而彌彰者蓋可知也退溪李先生嘗狀公之行  
而曰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而其學無傳麗氏  
之末以及本朝非無豪傑之士有志此道而世  
亦以此名歸之者然考之當時率未盡明誠之  
實稱之後世又罔有淵源之徵使後之學者無  
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若吾先生無受授之  
處而自奮於斯學闇然日章而德符於行炳然  
筆出而言垂于後者求之東方殆鮮有其倫矣



此其於公之道可謂深知而善言之也嗣子察訪又欲求篆碑之辭于退溪先生先生以稱述盛德不當專出一人遂以命大升大升辭不獲命而心竊重之其間亦有往復詳訂而後定者是以久不克就今先生既沒而察訪忝來告以碑具乃不敢更辭謹據行狀併考歷官遷次列其大者著之而系以銘銘曰

帝有顯命畀人以性性之四德實惟人秉蔽氣與質性由以失學以反之其性則一嗟惟我公生此一方氣寬而莊德渾而剛爰初知

學慎修懋履豐豐充養善有諸已入則盡孝

出而移忠亦遠亦近道絃污隆一時之祐萬

世之光搜書褒贈配庭洋洋維先王志維

我后承刻示無窮吾道候興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李公墓碣銘

隆慶三年夏退溪先生致書於大升書曰滉先

府君以先兄故追贈嘉善當時已樹墓前一

碣略刻鄉系而石有瑕泐圖欲改樹中遭家禍

不克改焉續因滉故累蒙加贈其在滉身固



叨濫不敢當然既辭之不得而拜受之矣又乃受此 贈典焉則墓道之表不可不改從今贈而前所刻者不載事實且無銘文竊伏深惟先人齎志不試名不登史牒若只如此湮沒是尤人子之心所隱愴於無窮者願得吾子一言之惠庶有發於潛閔之蹟以示來裔謹將所次行狀一道拜稽以呈子其無庸辭焉大升捧書反慙欲辭以不能竊念先生不以大升為不可教率記以先世銘述義固不可辭謹按先生先考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

事李公諱埴字器之其先真寶縣人五世祖碩始起縣吏中生負後 贈密直使高祖諱子脩麗季登第仕至通憲大夫判典儀寺事隨鄭世雲討紅賊立奇功封松安君避倭寇居于安東曾祖云侯中訓大夫軍器寺副正 贈司僕寺正祖諱禎慷慨有大志當 世宋朝婆猪江野人李蒲住屢犯邊朝議創置寧邊巨鎮以控制形勢選公為判官佐府使曹備衛董治得宜後復從崔濶德征毛憐衛有功賜爵二級終于善山府使累 贈嘉善大夫戶曹叅判考諱繼陽



舉景泰癸酉晉士移居禮安縣之溫溪里早屏  
舉業樂志林泉專以教子讀書為事累 贈資  
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妣英陽金氏  
副司直有庸之女 贈貞夫人以天順癸未九  
月十二日生公公少有異質喜學甚篤志勵精  
勤劬如渴飢要聞韶金氏外舅禮曹正郎漢哲  
早世其家蓄書籍甚富外姑恭人南氏常恨諸  
子不文而喜公之嗜學也謂公吾聞書籍公器  
必歸儒者吾諸兒不足以有此遂盡以付公公  
日得大肆力於稽古經史百家研究搜抉晝夜

不輟業成與弟塢皆為流輩所推服而公尤以  
博洽稱塢後登第官至叅判公嘗訓子曰吾於  
書食與俱嚙寢與俱坐與俱坐行與俱行未  
嘗頃刻而忘于懷汝曹乃如此悠悠度日何能  
有望於成就乎公性高抗不能隨俗俯仰為文  
又不屑舉子程式以故每舉輒屈於禮部弘治  
辛酉始中晉士居之南有一丘即靈芝山後趾  
雙溪合流雲山縹緲可以盤旋焉公指而語所  
親曰吾苟終不遇吾當就此等室聚徒授業亦  
可以不負吾志矣其明年壬戌六月十三日遘



疾卒于正寢享年僅四十葬于舍後龍頭山南麓樹谷先塋之側金氏生二男一女繼室春川朴氏司正緇之女生五男俱 贈貞敬夫人男長曰潛忠順衛次曰河醴泉訓導次瑞麟未冠而夭次曰漪業儒早卒次曰濯登嘉靖戊子科歷官禮曹叅判嘗為大司憲論李苞不合為相後因他釁為苞所構陷被拷以流歿于道次曰澄濟原察訪李即先生也女適辛聃孫男十六人曰寅曰完曰宏曰歲曰宣曰憲曰宰曰宓曰甯曰審曰寘曰憲曰宙曰騫曰甯曰察女十二

人外孫男一人女一人內外曾孫男七十有五  
人子孫之盛世所罕有其餘慶蓋未及焉夫升  
竊惟公之立志之超鎖學之勤自當無愧於古  
人而沉抑奄忽竟不少施於一世真可謂深悲  
求嘆者而餘慶所鍾至於如是之蕃則豈非潛  
德之報有以致之也耶則天之所以餉公者可  
謂不薄而厚也大升重惟先生之書有曰滉險  
釁不吊生未周睟而孤諸孤省事以來則寢遠  
於先人之世一時親舊凋謝殆盡無從叩問是  
以凡有言行事實率多遺闕未述又其狀有曰



先君平日屢嘆吾諸子中有能遵吾志繼吾業者吾雖不做不恨也及先君沒伯兄甫授室餘孤並稚孩將不得持門戶守先業而先妃夫人寡居四十餘年劬勞長育不失昏嫁尤務於資給遠邇必欲其成就學業而納之義方叔父叅判公又養視教誨如已子庶幾有立於世者而後來諸孤之遵奉家訓未有可以慰塞幽冥之望者至如滉之無似以先妃慈鑑之識預憂其愚滯難行於世深以小官知止爲戒而迫於虛名輾轉至此誠非本圖所及其墜失遺訓甚矣

願惟先人志行終竟無傳是重吾不孝也乃敢撰次世系行實將以扳控於當世之君子以貴墓道以申罔極之痛嗚呼三復先生之言其意亦可悲也而大升於此又有感焉夫以先生追惟先志深服慈訓出身以來屢前屢却潛深伏隩惟講學是務其文辭訓說學者無不傳誦之一世之人亦既已聞知之矣至其先公之志業先夫人之鑑識有以大啓其緒而誘其衷焉則世之人未必知之也且公雖不做於一時而其顯榮褒大於後來者亦至矣公又何恨而後之



人慕先生之道而推其所自来則必有以驗公之德而知其積累開發之功初非偶然而已也則公之志行將不患其無傳也雖然是豈易與俗人言哉嗚呼悽矣仍系之以銘銘曰

茫茫元化苞幹相并翕闢蒲虛物由以生生之有性人所均受命與遇舛脩夭好醜嗟公生世值難過易胡畀之大而不以試道詘而充數盈而局半途以逝寂寥鬱塞篤啓嗣續惠于閩則濬發遺緒秉文之極其文伊何實出於天天之降公其有意然既闢玄符又昌

厥後詵詵毓慶克以克有龍頭南麓琢石載義光光大業的有出自考德推天神豈敢誣用詔來者匪我言謬

贈判書李公墓碣記

公姓李氏諱克明咸豐人曾祖諱仁瑄檢校禮賓卿祖諱去雨直長同正 贈中直大夫司憲府執義考諱自寶宣務郎牟平監務 贈通政大夫戶曹叅議公官至宣略將軍虎賁衛護軍以景泰五年三月初九日卒享年六十七明年葬于羅州西二十五里東山麓壬坐丙向之原



在今竹浦里娶羅州鄭氏通仕郎渾之女生三男二女夫人先卒葬在公墓之前後以子貴贈公爲判書夫人爲貞敬夫人男長曰從生精忠出氣敵愾功臣漢城府左尹咸城君 贈兵曹判書謚莊襄次曰從遂副護軍 贈兵曹叅判文長適通貧張允文次適府使羅誠孫從生生二男一女男長曰良同知中樞咸川君次曰恭大興縣監女適縣監柳善長良生三男長世蕃通政府使次世成虞侯次世忠禦侮恭生一男二女男世達禦侮女長適察訪安點次適生

貞宋世戡次適李敬修世蕃生二男一女男長允實竹山縣監次允完禦侮女適忠義衛權仁世成生二男二女男長允宰武科部將次允宥甲山府使女長適教官洪德瀛次適柳世沉世忠生三男一女男長允寶萬戶次允賓禦侮次允宗禦侮女適崔夢弼世達生一男一女男允字山陰縣監女適正字張彥留從遂生四男二女男長曰宗仁嘉善兵使次曰宗義奮義靖國功臣折衝水使次曰宗禮通政牧使次曰宗智萬戶女適忠順衛張克平次適忠順衛潘舜恭



高峯集三  
宗仁生一男一女男偲承議卽女適忠順衛柳  
灑宗義生二男一女曰儼副司果曰倣禦侮女  
適府尹林鵬宗禮生一女適僣誼宗智生一男  
曰任忠順衛偲生三男一女曰惟謹禮曹正卽  
曰惟誨曰惟謙女適尹澳儼無子以惟謙為後  
倣生二男二女曰惟謹曰惟訥女適禮曹正以  
適金聲鍾任生二男二女曰惟詮曰惟諤女適  
尹融次適大司成竒大升内外玄米既度既繁  
而允實之子瓘瓌既陞通政允完之子璵亦登  
文科是以知其積善餘慶也隆慶辛未今牧使

權公純以先夫人李氏乃公後裔眷念遺澤來  
展塋下觀墓表剝落圖欲改樹遂議于兵使林  
公晉長興府使柳公忠貞相與合力二公皆李  
氏外孫也亦樂為之令惟諤幹其事自景泰乙  
亥迄今百有餘年乃克改樹以垂永久使來者  
不可不知其所由故謹叙其事併列子孫而刻  
之初只設表于公墓而夫人墓在前其於奠獻  
周旋之際有所未安故改設于夫人墓前云

坡山成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守琛字仲玉姓成氏昌寧人六世祖汝



完佐我 太祖策開國勲位領議政曾祖得識  
漢城府尹祖忠達金浦縣令 贈吏曹判書父  
世純守知中樞府事謚思肅母貞夫人金氏府  
使克忱之女左議政國光之孫先生幼有異質  
儼然若成人性至孝宗族稱爲孝兒稍長知讀  
書通大義恒加程課日月就将正德甲戌丁外  
憂廬于坡州之向陽里哀毀踰禮再期猶齧粥  
日三上食必躬執爨晨夕掃塋域焚香拜跪雖  
祁寒溽暑不廢服闋值諱辰追慕益不懈與序  
守琮遊於靜菴趙公之門是時朝廷將興至治

多取張說而趙公特爲 中廟所眷一時相從  
之士亦有聲聞太盛者先生以爲憂未幾皆得  
罪或死或黜時事大變自度不能與世俯仰杜  
門不出家在白嶽下築書室松林間扁曰聽松  
日誦聖賢之書以玩索爲樂不以外物經心嘉  
靖辛丑薦遺逸授 厚陵叅奉不就妻家有舊  
業在坡山之下牛溪之上遂就以卜居蓋將爲  
終焉之計田以土瘠度菴或置而處之晏如奉  
親極滋味壬子復薦遺逸授內資寺主簿先生  
謂人曰吾之病不能仕業已失矣雖然 聖恩



不可不謝即入京除禮山縣監換免山皆拜恩  
又換積城適疾作未及謝聞母夫人得疾亟歸  
侍遭喪毀瘠幾不救以祠堂之祭自有禮制惟  
墓祭國俗輪子女設於節日臨時齋送多不誠  
潔世數寢遠亦有廢祭者乃立墓祭法優置墓  
田及臧獲構屋墓下凡百皆備親加規畫無不  
精固為之立籍以為經遠之圖或曰此過厚後  
恐難繼以至廢弛先生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  
豈可預憂其廢弛而先自忽乎一室圖書塊然  
獨處謝絕人事若無意當世而四方風土人情

事變靡不周知念時憂國出於至情嘗有所感  
舉孟子好善優於天下及人不足與適也兩章  
而三復之曰嗟乎有能以此說告吾君者乎願  
語其子曰余幾於流涕也年益高德益邵而自  
處益謙聞人稱道退縮不敢當嘗自號坡山清  
隱後改牛溪閑民曰吾其可謂之清隱乎哉庚  
申歲復拜造紙署司紙首相尚公震先生少時  
友也以書來曰思出 聖哀其亟來謝先生復  
書曰昔文立不薦程瓊知其年垂八十稟性謙  
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也今公非知我者耶尚公



又貽書勗之竟不起年七十二以疾終實甲子  
正月十五日也先生天分極高迥出物表視世  
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而寬厚莊重德器偉然  
望之可知其賢也其學以誠為主務欲反躬切  
已未嘗輕以語人與兄弟友愛甚篤伯兄家窮  
空以酒食致養不絕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必  
振助之飲食無所嗜衣服只取周身其於一切  
世味淡如也搢紳之東西行者多造其廬四方  
之士亦多及門被其接引者穆然如在春風中  
聽其言溫純平易無愚智皆獲其益平居處事

不露圭角至斷以義理凜乎不可犯也善於筆  
札蕭散老硬自成一家評書者推為當代第一  
其歿也遠近聞之無不嗟悼曰善人亡矣家無  
儲粟將鬻田以葬會司諫院啓曰前積城縣監  
成某初以遺逸授本職謝病不赴杜門求志力  
行古道行年七十有二卒以窮約而死斯可謂  
一國之善士當代之逸民於其喪葬宜加恤典  
以示國家尊賢之意上允之令京畿量支米  
豆併調殺軍以其年四月癸酉葬于向陽里先  
塋之側娶尹氏系坡平判官士元之女系判坡



之孫和柔承順克盡婦道先二年卒生一女一男男曰渾有操行能治先緒女適直講閔思道生三男曰成已早歿曰成章曰成憲俱業儒文一人適尹勉渾娶郡守申汝樛女生二男文濬文溥皆幼先生歿後二年上特命起贈憲司憲府執義階中直竊觀先生立心制行之懿固有人所不能及者通而不汙介而不隘施於事為有疊疊之實可謂篤行君子也銘曰

嗚呼士不自重於世者久矣名於盜而實於夜紛紛與世而相培藪藪先生惟德之崇有而不試抱道而終嗚呼其可謂自重者與其可謂自重者與

贈戶曹叅判金公墓碣銘

故成均生負 贈嘉善大夫戶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金公諱錫沃字沃而其先扶寧人有諱宜仕高麗官至僕射是生址為平章事大學士以文章德行顯於世謚曰文貞公之八代祖也文貞公之曾孫曰光叙知古阜郡事娶宗室女為妻高麗亡退歸其鄉子孫仍居之扶寧今為扶安縣公之曾王父諱璫龍驤尉大護軍王



父諱懷允司醞署直長 贈京官考諱直孫登  
成化己丑科歷藝文館奉教弘文館博士司諫  
院正言終於司導寺僉正 贈某官妣海平尹  
氏 贈淑夫人父曰登峻為司憲府監察公生  
於成化丁酉年五十九以卒葬于縣南門外七  
里席洞山先塋之側娶寧越辛氏開寧縣監仲  
粹之女 贈貞夫人享年六十五合葬于席洞  
山公幼有器識年十七而僉正公沒廬於墓側  
未嘗一至山外竭誠循禮以盡三年既畢喪讀  
書攻文敦行孝悌然不屑為舉子業正德癸酉

始得生負年已三十七矣自是絕意求名唯以  
奉親為事溫清滄漣務盡其心而承順怡悅尤  
極其誠兄錫弘於 中宗戊寅薦遺逸不欲違  
親遠去意未決公勗之曰弟當致力耕桑以營  
甘旨兄可出而後宦以慰慈情卒勸之行及丁  
內艱其竭誠循禮猶前喪益不懈公為人資稟  
粹義氣局峻整望而可知其為偉器也平居寡  
言笑對妻子未嘗有惰容夜寐夙興衣冠必飭  
門庭之內斬斬焉至於應酬操決恢恢有餘裕  
性樂善好施與撫恤宗族接遇賓客咸得其歡



心而卒無倦意其親者雖不肖必收之若貧賤而賢者待之愈貴人一時有識之士無不服其德量而閭巷細人亦知敬而慕之慕齋金公安國行部到是邑聞公之行曰斯人也可不謂君子哉因名其鄉曰君子欲薦于朝會時事大變公亦罷去不果上公飲酒能多而不亂善彈琴調古而趣遠嘗構一軒植以梅竹倚酣吟嘯樂而自適人或勸之仕荅曰榮達有命吾安吾貧賤而已晚歲結茅於邊山之麓以爲棲邊之所一以琴酒自娛是時公已老矣而其風神凝

遂行義醇篤則視少時逾邁嘗訓子弟不以文藝爲先必示以趨向之方曰吾家世以孝悌廉約相傳若等須不墜遺風可也公雖不規規於講習而其處已行事多有暗合者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豈指如公者而言耶辛夫人性嚴有法度勤於內治養姑三十年孝敬備至其於衣服酒漿無不曲盡祭燕之需極力營辦奉承君子樛屈逮下有古賢婦之德教導子女必循規矩公之後也季子啓纓八歲夫人雖甚憐愛少有過失輒涕泣撫拊曰窻婦之子



愛而勿勞則豈能自立乎其教以義方而不納  
於邪者至矣子男四人喜善堉啓女三人金顯  
南成大池應清其壻也側室子一人晚也喜生  
二子曰孝忱孝幅善生二子孝純孝悅三女適  
柳秀華宋堅宋得榮堉生一子曰孝思女適奇  
孝曾庚午司馬啓有庶子曰孝平孝吉金氏女  
生五子曰齊閔戊午司馬曰齊顏齊參齊孟齊  
南南氏女生一子曰炯池氏女生二子曰慶會  
次幼內外曾孫凡若干人喜善俱醇謹有家風  
而早歿堉字敬叔尚氣槩勵廉恥自少交結知  
名士屢與鄉試輒見屈遂棄去不復爲以行義  
聞于邦今授 迎恩殿叅奉啓字晦叔登嘉靖  
壬子文科有文武才能直己以行不媿媿於世  
嘗以司憲府執義爲承政院同副承旨轉至左  
副出而爲黃海道觀察使以 恩追贈公三世  
遂 贈公爲叅判古人所謂爲善無不報而遲  
速有時者宜不止於此而已也余與晦叔最相  
知而於敬叔以好尚之同也遂結婚姻之好余  
是以知公之德有以覆燾其後人者如此敢叙  
其事俾刻之系之以銘曰



金出扶寧惟世有人纒纒百載不跳而醇衣  
紳造朝廉約垂家惟公趾美儀偉節姱歛而  
不耀既孝既友極逢林丘撫琴對酒勿墜遺  
風以貽後昆奮其餘麻鴻漸鵬騫國有寵章  
載揚休烈善無不報玄鑑之徹刻詩高原以  
示來裔嗟爾來裔視此無替

故軍資監正

贈史曹叅判尹公墓碣銘

諱梓字懼夫姓尹氏本出善山之海平有  
侍中莘俊者顯於高麗其後世多爲大官曰君  
正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曰萬成副知密直司事

曰碩都僉議右政丞海平府院君謚英毅曰之  
彪知門下省事海平君謚忠簡牧隱李公誌其  
墓詳著其事曰玆門下貧成事藝文大提學謚  
文平曰彰入我朝爲揚州都護府使階通侯曰  
達成陽城縣監 贈嘉善大夫慶州府尹公之  
高祖也曾祖諱迺冷晉武副尉妣固城朴氏祖  
諱繼丁掌苑署掌苑用弓馬發身而雅喜文藝  
妣瑞興尹氏考諱希琳副司勇妣竹山朴氏遂  
安郡守峻山之女公生十二歲而孤稍長自力  
爲學從恒齋柳公雲受業恒齋亟稱之時復訂



疑于靜菴趙公正德己卯中生負是年冬公在  
泮粹聞趙公就獄公同館學諸生詣闕籲寬趙  
公竟得罪恒齋亦去國時事大變爲嘉靖壬午  
公登第有指公爲己卯人排之者授成均館學  
諭調奉常寺叅奉遷議政府司錄轉博士丙戌  
拜典籍歷司憲府監察除戶曹佐郎臺官勅之  
有治亂安危之語其意蓋斥己卯諸公由是公  
尤不容於朝丁亥補海南縣監秩滿授典籍拜  
忠清都事被劾而適公在海南蒞事公方不貸  
土豪邑有奸人構虛囑金官以中之癸巳陞刑

曹正卽時許沆張甚與人訟臧獲由在沆主者  
久不決公攝其事輒欲決之判書怵威勢力止  
公公不爲動竟決之俄以書狀官將赴京公素  
鄙一同年不與交其人後附權要荐歷既曠公  
又欲阿沆意劾適公又劾適正卽爲典籍歷奉  
常判官復爲刑曹正卽丙申拜宗簿僉正改掌  
樂院僉正丁酉出爲肅川府使公在秋官日有  
囚徒不當死爲秋官所鍛鍊將不免公悶然爲  
辨其寃及赴是任忽有一人冒雨謁馬首問之  
曰願公之明得脫死公其有陰報乎肅當朝京



之道爲守者多厚遇舌人往往以貨聞公居六年絕不與相接壬寅入爲掌樂僉正改司瞻寺陞司僕寺副正軍資監正癸卯出爲清州牧使甲辰丁內艱服闋拜成均司藝除司導寺副正又出爲三陟府使己酉七月初八日卒于官享年五十七十一月二十七日葬于長湍東道梧陰之里先塋之側公天性剛嚴器局峻整人不取干以非義其聰明過人所誦書終身不忘早喪父奉母夫人極其愉婉撫循諸妹賑救空乏如恐不及睦於宗黨人人得其驩心當官遇事

必剖析是非是非既定處之不疑抗直實合不少貶以徇人雖困於下僚無怨悔之色足跡不一至貴人之門屢爲大邑以廉謹自飭代還之際行橐蕭然家素貧或至稱貸於人亦曠然不以爲意嘗曰人生自有定分雖家窘寧至餓死乎於外物無所好獨好書史非疾病不釋卷恒齋沒經理其家始終不懈諸子有過不加面斥必使之知其失而改之嘗誨諸子曰三綱人道之大端人不忠孝雖有才美不足觀也又曰言善非難行善爲難汝曹勉之易簣之月措手抄



瀛洛關閩諸夫子淵源以訓之所著有是庵集一卷藏于家公九再娶先夫人李氏宗室清安君嶸之女生三男聘壽承仕即先公沒期壽早死春壽禮賓寺別坐後夫人玄氏副司直允明之女生二男一女斗壽魁乙卯生負登戊午科今為某官報壽擢戊午別試今為某官女適別坐鄭純禧諸孫男女十餘人覲藝文館檢閱晷丁卯司馬餘皆幼公秉志植德不苟合於一時而乃有二子銜訓事嗣俱獲重名方繼公之志而大公之業其所以顯其親者不止於榮名之

寵而已也斗壽嘗為黃海道觀察使

贈公為

某官司勇府君

贈某官掌苑府君

贈某官

銘曰

出而不諧志則篤有而不施德則積不失于已不諧何憾不施而積鬼神與筮維天錫公  
有子有孫啓慶承家如水導源惟其有源厥流以長既孝既忠載績其光梧陰之阿有寧  
一宮撰德彰志以求其風

故正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兼五衛都摠府都摠官知訓練院事河源君 贈謚恭武張公



墓誌銘

公諱彥良字子房姓張氏河源人也曾祖孟昌  
義州牧使 贈兵曹叅判祖友奎司瞻寺僉正  
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兵曹判書父璉秉  
忠奮義協策翊運靖國功臣資憲大夫河源君  
謚曰忠烈母貞夫之妻州金氏奮義靖國功臣  
僉知中樞府事任之女也以弘治辛亥四月二  
十五日乙酉生幼有異資四五歲時母夫人著  
之膝上以手指飛雲曰我長當樹如雲操旗臺縣  
母夫人心竊異之甫七八歲與群兒嬉戲常為

行伍戰陣之狀出號令群兒莫敢違忠烈公嘗  
往一宰相家公隨其後止中門外見有十餘歲  
服喪童子出門遊走公大言曰不知汝服何喪  
但似不當如是童子慚號哭宰相問其故召公  
入與語大奇之請名彥良字以子房焉正德甲  
戌舉武科乙亥拜宣傳官丙子擢重試丁丑出  
為北青判官辛巳拜訓鍊院判官嘉靖壬午陞  
僉正癸未拜都摠府經歷並有聲稱甲申國家  
命曹潤孫為大將擊逐胡人之居閭運茂昌者  
公為其軍官凡規畫措置多有所補諸將士欲



要功無勞自伐公默不言一軍目之以大樹將軍丙戌以軍器寺僉正除昌城府使未幾加折衝階拜咸鏡北道虞侯戊子授吉州牧使己丑移拜江界府使是時滿浦僉使爲野人所害將欲問罪以公擇授庚寅適拜大護軍兼羽林衛將辛卯拜滿浦僉使滿浦據西方上游胡人日來交市易以生鬻公約已務施撫御得宜士皆樂爲之用胡人來市者亦無怨威行政舉邊鎮晏然暇日起一閣於城之東南號曰受降亭甲午授咸鏡南道兵使乙未階嘉善拜咸鏡北道

兵使丙申襲封河源君兼五衛都統府副統官俄拜義州牧使丁酉 欽差龔太師用卿資詔而來遠接宣慰都監等官留遊九十餘日公應接支供不動聲色及 詔使入境凡百所需皆官辦不責民間龔公見公儀觀偉然請射以爲歡公腰五矢連中龔公嗟賞不已作詩贈之有曰義州節制張中郎身長九尺頂眉蒼此可想其爲人也是年遷平安兵使金公奭代公爲牧使且陞辭 中廟教之曰居官益民宜問張亥良其爲 上所信如此己亥爲慶尚右道兵



使辛丑八拜漢城府左尹兼都摠府副摠管帶  
經筵特進官備邊司提調壬寅又出為慶尚左  
道兵使是時國家聞 皇朝以建州衛捷子侵  
擾邊疆將欲徵兵征討謂公堪為副元帥適兵  
使仍襲河源君癸卯拜戶曹叅判兼訓鍊院都  
正地官司邦計而亞卿又兼濟用監提調事頗  
兼委公經理微密老吏捐胥心感而服甲辰適  
尋即再授以病免丙午因三公議陞資憲丁未  
以功臣嫡長叅會盟加正憲己酉兼都摠知訓  
鍊院事壬子拜漢城府判尹餘如古癸丑適為

知中樞府事帶司導寺提調丁巳以老病辭職  
適都摠管備邊司提調特進官戊午又辭適知  
訓鍊院事以封君家居任真推分淡如也庚申  
四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七十計聞輟朝致賻祭  
出於異數公姿狀魁梧美須髯善談笑其處身  
行事常以謙遜儉約自將醜詆惡言不出於口  
舉人之長未嘗言其過失奢靡之物不加於身  
至老猶跨馬不乘輅執親之喪務從禮儀廬墓  
三年足不到家服闋祭朔望值諱辰必哭泣以  
奠推家財任弟妹所分見父母手澤之物若不



忍逆夢見先人終日怛然以不得躬養爲痛累  
臨方鎮裝橐蕭然饋遺之問不及於人人亦不  
以爲怒久在西北二邊山川形勢道路迂直虜  
情向背無不周知遭世升平輕裘緩帶退然若  
無能者彎弓不甚強的能破獸必殫飲酒能多  
而不亂喜讀書考古今每以書史自隨對人語  
未嘗及之人不知公之有文也立朝垂四紀不  
樹田園家用不饒親舊有昏喪極力挾助或來  
謁歡然接之必設饋不饋不聽去歿之日家無  
餘財與人交通懷稱物不事表襮賓佐章未嘗

見其喜愠敬禮儒賢愛惜武材甚爲衆望所厭  
有識咸謂近世將帥無如公者公天性忠孝慈  
祥而資兼雄猛晦養優優人莫測其涯涘焉公  
再娶前夫人韓山李氏父惟清議政府左議政  
母慶州李氏洪州牧使聆之女祖墳議政府左  
叅贊曾祖蓄黃海道觀察使夫人卒時年三十  
六生一男沈司憲府監察後夫人密陽朴氏父  
贈吏曹判書某祖刑曹叅判某曾祖禮曹叅議  
某外祖 贈吏曹叅判奇某夫人端淑恭惠能  
循婦道後公七年而歿壽五十七生二男一女



男曰泓青丹道察訪曰浚中武科宣傳官女適  
生貞韓伯厚公之卒也葬于高陽館山里從先  
兆二夫人與同塋太常議公謚曰恭武公之平  
生德業當載國乘今姑撮其梗槩而埋于隧又  
系以銘銘曰

矯矯虎臣逢世之夷龍韜豹略有蔚莫施推  
其緒餘歷試軍司惠孚威宣功以不隳克忠  
克孝本之天資惻怛謙恭視履靡虧閭閻在  
公斬斬涖私四十餘年邦國是毗引病而家  
允保福綏歿無餘財厥德益彌館山之原鎮

石埋辭用質神明以告來茲

故通訓大夫行平山都護府使趙公墓碣銘  
公諱府隅字台叟姓趙氏黃海道白川郡人遠  
祖宗柱仕高麗為侍中曾祖揚善承議郎長水  
訓導隱德不耀然鄉里有闔訟咸就以求直祖  
鎮通訓大夫成均館司藝以能詩有名朝端柳  
相國洵常推讓曰礪卿為詩能已頭風云父一  
建後仕即永崇殿叅奉嬰風病疾不為舉子業  
在家以嚴謹自將母權氏永嘉人以弘治辛亥  
十二月甲辰生公曰秉左贊成平厚公曰機江



西縣令曰拙權知校書館副正字曰李全義州  
教授其四世也公幼時形容端正資稟清秀八  
九歲能屬文人有試之者捷於響報年十四丁  
外憂焦心竭力克葬以禮期年而司藝公捐館  
舍諸妾爭竊貲財公曉之曰惟紅牌官教慎毋  
取諸妾聞而愧之弱冠遊泮宮名聳流輩正德  
丙子中司馬嘉靖壬午別試擢第二名授成均  
館學諭歷學錄學正轉博士坐典籍拜刑曹佐  
郎爲親養出補泰川縣監以治最聞秩滿值華  
使路出其方仍留一年入拜成均館直講除刑

曹正郎移戶曹俄以禮曹正郎兼司憲府持平  
赴中朝未還遷司宰監金正兼掌令既還即拜  
禮賓寺副正以親老旋爲平山府使客或唁之  
公莞爾曰我白川一書生出守平山足矣下車  
省刑薄稅役民以時務以洗冤澤物爲心莅政  
三載謂府治直山峽阻阨間官屬百餘戶僅占  
屋廬絕無耕種地且四境如犬牙往來不均司  
藝公在 成廟朝嘗因賜對及之故公將欲遷  
治所以便吏民適監司有憾公者諉厨傳不謹  
致下考民咸有去後思公喟然太息曰此一人



之身而何前譽而後毀耶吾已無意於宦途矣未幾除校書別坐明年春乞暇歸觀因卧病以癸丑三月十三日卒于西墅享年五十三其年九月日葬于郡之舡巖原先塋之側公天性慈祥愷悌承上以禮接下以恭見人有冤屈常若隱痛在己其施與於人未嘗計有無逮在官窮交貧咸干索頻繁公嘗盡力溫恤始終不懈亦不爲形跡嫌疑計子弟或以招謗速累聞之者公輒笑曰當初乃翁沾一命親舊爭舉手相賀者亦欲其相濟於窮阨之際汝反欲乃翁釣虛

名而阻實惠可乎此亦天民之顛連者存恤之於官事亦何負顧力不周爾與弟門隅尤敦睦視諸姪如己子其喪具昏資皆出於公公常自言吾平生功夫只在積善二字仍戒其子曰汝須報德慎勿報怨凡人窮達有命貧富在天其得喪存亡決非人所能爲若不忍朝憾而夕謀快焉則非徒不能報是逆天者也怨益深而禍必至矣故公平生惡聲至未嘗思反之其可化者化之以德不可化者謹避而已然神剛氣正人不敢欺少時雖深山佛舍霆轟鬼哭之夜讀



書自若不少變又善數學推禍福有驗其爲文  
尤長於詞賦南宰相當國謂公有吏才欲薦之  
會與公爭名者尼之不果薦公與人言不爲危  
言謹論而溫厲無至故賢不肖皆愛慕之一世  
交遊多名公鉅儒人人皆擬公之卒究其用而  
竟止於是天之報施果安在哉公娶丹陽禹氏  
高麗右侍中玄寶之後開城留守弘剛之曾孫  
司宰監正元老之孫忠佐衛司直賜疇之子夫  
人克全婦道而嚴於訓子公在山房及太學夫  
人昧爽而興命子就師或執楚勸學常於夜半

噢女奴炷燭勗公讀書公時於睡餘恚曰吾雖  
不攻苦科第不足取惟時命未至耳對曰妾聞  
人事盡則天命至况勉而加豈非羨乎夫人歿  
之歲公始釋褐公常以此爲慟繼室以綾城具  
氏議政府舍人之慎之女子男二人曰鎮曰銘  
女適宗室靈川副守諶鎮禹出餘皆具出也鎮  
娶司僕寺副正權璠之女生三男長洎早卒次  
涉次渚女一人適士人洪墳銘娶海州牧使金  
公望之女生女皆幼靈川生一男曰末思女適  
尹希定鎮丙午中生負今爲察訪于光州之景



陽驛與余相知以公行述一通授余而請銘銘曰

趙出白川源濬流冲运运有人迄臻于公發身以文漸達之鴻載其悃幅無夜無慢惠孚于入善積于躬不究其施吁彼太空舡巖之原有翳其宮貫石昭義維德匪功

題考將仕郎 慶基系奉奇府君墓記

先府君諱 字子順姓奇氏華州人曾祖諱

虔判中樞府院使謚貞武公妣貞敬夫人洪氏

祖諱軸行豐儲倉副使 贈司憲府掌令妣令

人鄭氏考諱積弘文館副應教妣淑人金氏府君生於成化丁未十二月丁亥生六歲而孤既長有高志與母弟遵學日記數十百言遂肆力文字間馳騁經史穿穴今古思欲博以約之不專為覓舉干祿計弟先登朝明直揚庭不率被譴而歿府君已無復當世意然以淑人在堂尚隨入舉選嘉靖元年壬午中司馬試後五年以宰相薦除慶基殿叅奉授將仕郎明年戊子丁內艱服闋不求仕遂居光州家在州治西北四十里鄉曰古龍洞曰金井府君家居蕭然若無



事植花木以觀榮悴閱書史以攷得失而已晚  
值年荒憂在朝夕而處之自裕以乙卯正月辛  
亥卒于正寢年六十有九府君天資直諒夷廣  
不立畦畛嚴而不苛儉而不褻觀書務通大義  
未嘗尋章摘句所著詩文數百篇前配南陽房  
氏早卒後配孺人姜氏系晉州父諱求壽忠佐  
衛司果祖諱鶴孫掌隸院司評曾祖諱希孟議  
政府左贊成晉山君謚文良公孺人端淑恭惠  
克配府君生五男一女長曰大臨次曰大升生  
負孝曰大節餘皆天孺人先府君二十二年卒

窆舍後二里許甲坐庚向之原府君歿之歲三  
月庚申葬于孺人塋南因山也先妣之卒也諸  
孤皆未逾十歲府君鰥居守窮撫教辛勤以至  
長大而諸孤皆昏愚無所肖似不能奉承庭訓  
顯揚萬分而罪稔惡積遽速戾于府君孳慕號  
殞痛貫心骨敢竊記壙中如此若夫表隧之事  
則蓋有待也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先妣孺人姜氏遷墓記

嗚呼惟我先妣葬于東原之二十二年先府君  
棄諸孤將以是歲三月庚申葬爲雙塋之規爰



地遇水遂移穴於上五六步乃克襄事竊傷先  
妣衣襟之歲不得善地痛貫心骨即議遷奉而  
窮不能辦乃於今年三月庚申遷附府君塋左  
姓系行實粗叙于府君墓記故不復錄先妣生  
於弘治辛酉享年三十四而卒生五男一女存  
者三人重惟先妣克修婦道以對府君而府君  
隱德不曜貽則後昆而諸孤等無所肖似不能  
顯揚萬一號慕殞絕昊天罔極敢竊記其事如  
此若夫請文作者脩著德行之大槩而表諸隧  
則將有待也非敢後也嗚呼痛哉男大升泣血

謹記

玉果縣監申湛善政碑

邑宰以撫養百姓爲職其人之賢不肖而民之  
休戚係焉欲知其人之賢不肖亦必徵於民而  
已也玉果小縣也然人饒而戶繁號爲善地數  
十年間值邑宰之不能職者民多流析官私交  
壞歲丁巳冬申侯以司憲府監察爲親養出宰  
是邑焉侯既勤且明又能盡其心下車不期月  
流民還集田野增闢其政務在恬疆而舒絀凡  
民之所不便及其所願欲者皆罷行之民咸欣



欣焉適因公事忤監司意以致下考民之耄孺皆咨嗟涕洟有如赤子失其慈母而皇皇於幽堂之中念終無以自慰乃相與謀伐之石而書其政焉嗚呼民之憔悴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一有愛民之君子盡心撫養其有不足尚者乎而乃遭介逐以去其磨牙抵掌肉視生民之徒反晏然一無所訶此世道所以日降也可勝惜哉侯諱湛字冲卿通經達事在家以孝友聞居官又能以是施之豈非所謂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者歟銘曰

士學爲己將以成物及其得志辭不克誦嗟惟申侯不負所學施於有政既勤且確視民如子民仰猶父政成化流光掩召杜乃遭介器誰實尸之謁朝靡極民競齋咨琢調于石聊以慰心惠我黎庶用示來今

茂朱縣監金春墓碣銘

公諱春字景仁其先安東人新羅敬順王苗裔也有諱方慶仕高麗任大將策功封開國公後四世而有諱九容爲集賢殿提學號揚若齊以文名於世高祖王父諱仲舒戶曹參議曾祖王



父諱自琬臨陂縣令自開國公以下蟬聯甚茂  
壬父諱允岡授司猛考諱應商 贈司憲府特  
平皆不仕妣宋氏 贈吏曹判書礪元君行韓  
山郡守諱演孫之女也公以弘治癸亥十一月  
丙子生五歲母歿哀慕不懈九歲而丁父憂拜  
哭奠獻如成人蓋其天性然也及長常以未服  
母喪為無窮之慟嘉靖癸巳正月值母諱日設  
位哭奠遂廬墓側朝夕躬執爨以供祀事雖陰  
寒盛暑益虔不少弛再期之內哭泣無時坐立  
有常處未嘗窺山外妻病瀕危亦不顧自以象

子不得恒奉祠堂造素軸題考妣之位奉以自  
隨出入必告朔望及俗節必奠得新物則薦其  
誠始終無間焉事聞 命旋閭辛丑薦授昭格  
署叅奉換 文昭永崇殿及顯陵丙午轉內資  
寺奉事戊申遷敦寧府直長己酉陞司雍院主  
簿移拜通禮院引儀兼漢城府叅軍庚戌出宰  
茂朱縣監辛亥十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卒于官  
享年四十九明年四月窆于金溝縣南夏雲山  
先塋之側公資稟質實內外如一嘗受學於其  
舅醉隱宋公篤志力行處兄弟友與朋友信凡



事上接下無不敬謹而其孝行尤卓然人莫能及也娶宗室長興令種孫之女溫柔貞淑事母克孝如公之為其親者久而無子晚生一男人謂孝誠所感公歿後哀疚成疾癸丑二月棄世附葬于公塋男名頤言能服先訓謹飭自將娶長興府使柳忠貞女生三男二女男曰某餘皆幼銘曰

人之慕親天性則然稟拘物稟既多不全如公所為寔全其天銘以貞之式昭後賢

退翁壙銘

嗚呼先生官雖高而不自以為有學雖力而不自以為厚俛焉孳孳庶幾無咎視古先民孰與先後山可夷石可朽吾知先生之名與天地而並久維衣維履者託在茲阜乎誠而下兮尚無躡蹠也

故奉訓郎守吏曹正郎鄭公行狀

公諱浣字新之其先迎日縣人曾祖諱淵正憲大夫兵曹判書謚貞肅祖諱自濟嘉善大夫全州府尹考諱溱南部參奉妣坡平尹氏白川郡守遇之女惟鄭氏遠有代序有諱均之仕高麗



為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數世有諱  
思道以文武全材大顯於世官至門下省事政  
堂文學謚文貞是生諱洪官至議政府事謚恭  
簡恭簡生貞肅為世宗朝名臣公以成化癸  
巳生生而有異質既長循蹈禮法以小學自律  
嘗讀大學曰聖賢開示後學無如此書研窮抗  
索頃刻不弛遊西海過南秋江孝溫秋江大器  
之曰此人若成就必為真儒同棲山寺逾月乃  
去燕山甲子叅奉公以葬奉併命公亦坐配永  
川摧擿皇皇若將殞身而祭儀喪制不違於正

中廟即阼得放還奉母夫人誠孝愈篤年賣婦  
家貯傳珍玩賀慶供甘旨或勸止之曰傳家之  
物不宜如是公曰豈敢愛物而嗇於供親乎正  
德丁卯舉司馬泮中諸生無不敬畏金公湜與  
同舍一見相許為莫逆交日相講磨久而無倦  
甲戌薦授宣陵叅奉公以親老不克朝夕侍  
旁辭焉戊寅政府薦卓行拜造紙署司紙陞工  
曹正即遷戶曹是時中廟有意圖治靜庵趙  
文正公特被眷注而一時諸賢亦奮起興事務  
欲堯舜君民崇論讜議聳動流俗然皆推公為



長者往來質親相續于門已如定識設薦舉科  
公預薦入試擢丙科拜禮曹正郎俄遷吏曹會  
一二奸臣締造飛語誣陷士類中廟震怒遂  
加罪斥公亦付廢玄風將行一家號泣公不為  
變就母夫人辭曰子罪多矣竄謫何恨但今遠  
適膝下不能不戚耳赴謫所處困行慮能以理  
自遣卒也六月以疾終享年四十九七月返櫬  
于高陽木稀里九月葬于先墓之下其些其向  
之原從遺命焉公資稟正大議論方嚴樂善好  
義反躬踐實厲志為己之學不隨世俯仰應舉

之日問掌試者名有所不愜或不入而退其讀  
書以近思錄四子為入德門戶次第紬繹以為  
終身之業其事親極其愛敬承順悅豫靡不曲  
盡平生不儲私財所獲多少盡獻之親任親所  
裁用在謫中得時物必走人奉薦深痛先考非  
命未嘗過西市街以家近是街移營仁玉山下  
先立祠堂出入必告雖風雨晨夜未嘗或廢竭  
誠奉祭尤盡其心常恨無兄弟只有一姊友愛  
深至欲為同爨之計立室規模亦擬而為之一  
庭之內怡怡如也恒居不敢怠惰放肆雖家人



亦不見脫冠跂倚之時出門儼然端恭過旋閭  
必鞠躬改容遇人魂輦必下馬拱手而立朋友  
之際信義必孚言論必正不為依違苟且之計  
而內實坦易處事甚宏裕其陳利害是非若燭  
照數計人至以著龜稱之去初娶河南君鄭崇  
祖之女有賢德克配君子生一男二女男曰瀟  
戊子生負敦寧府正女適縣令李億次適典翰  
鄭詹後娶金正韓瑾之女又娶德陽奇氏父褚  
成廟朝為史官余之叔祖也余孝父應教公雅  
之公遂與之議親瀟生五男一女男曰仁源義

源忠源孝源大源女適正即沈禮謙李億生二  
男曰慶星包伊浦萬戶曰慶雲掌隸院司評仁  
源生二男曰濱曰沈義源生二男曰淇曰海忠  
源生二男幼嗚呼已卯諸賢之事豈不悲哉遇  
知 明主欲以有為而不幸為小人所誣竟淪  
胥以陷焉至今有志之士莫不扼腕於當時之  
故余嘗痛季父之志尤惓惓於當時諸公竊聞  
公之行跡如此之懿恐久而放失乃敢劉其梗  
槩而著之以俟立言之君子有以採擇焉謹狀  
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奇公行狀



謹按公諱猷字可久姓奇氏其先率州人曾祖  
諱軸豐儲倉副使累贈承政院左承旨妣海  
州鄭氏贈淑夫人祖諱禕弘文館副應教  
贈吏曹叅判妣坡平尹氏安東金氏俱贈貞  
夫人考諱遵弘文館應教贈吏曹判書妣尹  
氏坡城君諱金孫之女贈號為貞夫人用公  
貴追榮三世奇氏自高麗初以武才稱世著其  
勞遠祖諱守全位至門下侍郎平章事出入將  
相功施于民其後子孫多為達官族既大盛極  
而弛有諱勉仕國朝為工曹典書是生諱慶廉

介有特操有名世宗朝歷官正憲大夫判中  
樞院使卒謚貞武即公之高祖也承旨公遭阨  
廢于家叅判公始以文詞顯皆不克壽判書公  
以明膺之資學探聖理才長詩文早負大名當  
中廟勵精之際與一二臣寮在掖眷注慨然有  
矯世變俗之志昵侍經帷知無不言欲為國家  
回淳古之治不幸被罪謫穩城竟用吏議年三  
十以歿論者至今惜之公以正德己卯六月十  
七日生三歲而孤幼有瑰秀之質稍長學于  
外家穎悟過人日記十百言坡城君愛而悲之



每抑之曰吾備嘗世患不願子孫有高才也由是紓於為學不盡其才弱冠嶄然出頭角已交結知名士嘉靖庚子春與司馬遊泮宮聲聞甚著交遊益附丙午秋擢文科差權知承文院副正字丁未八月薦藝文館補檢閱俄拜注書生誼誤適再為檢閱轉至奉教戊申七月除弘文館正字歷著作博士己酉秋陞副修撰拜兵曹佐即復為副修撰庚戌正月拜正言適授典籍轉禮曹佐即又為副修撰升修撰七月拜吏曹佐即壬子九月出為京畿都事十月拜吏曹正

郎癸丑春臺官劾詮曹謬於注擬長貳同罷公亦以色郎罷未幾復叙拜獻納改副校理持平校理又為獻納適授直講為兵曹正郎甲寅正月復為吏曹正郎二月遷檢詳六月有咸鏡道監軍御史之命政府請留不許適為直講遷軍器僉正十二月監軍滿六朔將入朝道拜司諫乙卯六月復為檢詳八月拜典翰十一月又為檢詳俄轉舍人陞直提學丙辰五月特陞通政為兵曹叅知前叅知仍其任移叙西班牙補護軍兼五衛將十二月拜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



水軍節度使丁巳二月以病適還朝拜工曹叅議公之在西海愉人有以不推挽望公者騰謗欲因斥黜金弘度等訖公至是謗不止公以大夫人在堂乞外便養戊午春出為春川府使在官三載吏民安之庚戌七月秩滿入為禮曹叅議移戶曹叅議拜同副承旨轉右副適授副護軍再為禮曹叅議辛酉二月拜大司諫引章糾違裨益弘多先是侍從官以議謚事獲飛語禍機叵測公周旋致力欲消弭之適臺官更論一二人其趨附反覆之狀欲交闕其間公暢議以

斥之事遂弛焉六月特授大司憲階嘉善公既張綱紀務盡忠慮壬戌正月以病適四月拜吏曹叅判兼同知經筵癸亥二月復拜大司憲五月病適授同知中樞府事旋授副提學八月司憲府受李揆嗾欲嫁禍上林公率同僚抗劄劾揆專擅之罪并論臺諫不職劄聞上大悟即命黜揆適兩司是日復拜大司憲與司諫院合辭極陳禍根請竄揆及支黨隨其輕重罪之有差初揆夤緣戚里密狎好爵清議鄙之不為其地揆大忿狼日夜締結匪人徼寵市權以售其



高事集三  
五  
奸不數年間氣勃勢張究歆燠灼人莫敢誰何  
然尚畏清議之忤其事乃引李戡為大司憲尹  
百源為司諫相與陰謀謂一時名流與已異議  
者無大過惡難偏以指摘遂目之以假託為善  
清談訕政先擊在素所惡者以試其手將以次  
第盡除其不附已者當時國勢岌岌乎殆哉非  
公燭幾納牖以回天聽士林幾不免為其魚肉  
於是人皆躉公之功而服公之識焉方樛之用  
事在廷大小奔走之及其敗也衆論斷斷咸欲  
搜剔根株痛斲之公以為懼罪者多非朝廷之

福宜務平恕不當為刻核之論由是議罪之際  
頗失於寬衆論譁然爭非之公引咎請免俄以  
禮曹叅判仍兼知成均復改吏曹兼同知經筵  
時新逆權奸慎於用人而公貳天官協甄流品  
舉錯之際有所賴焉時勲戚大臣擅弄威福權  
侂人主朝野賡息公乃心王室恐終為禍階欲  
稍裁抑以扶宗社之危勢有所難事竟未就甲  
子五月大夫人患腫甚苦公盡瘁奉藥曉夕不  
離側遂辭職六月移西班改工曹太夫人證勢  
稍損而公文患腫肩頸間醫藥不克效日漸委



篤七月甲辰特授漢城府判尹階資憲公常以  
盛滿爲惧除書下子姓慮公驚動不以告越九  
日王子病轉亟不可爲乃告之公憮然曰大病  
如此而異數輒至不知何以為也語諄諄不能  
明遂不起享年四十六計聞上震悼輟朝賻卹  
有加公德性深厚不事襍務其處心行已得之  
自然居家奉親極其誠閨門之內訢訢焉當官  
滋事本之寬恕不規規然以察爲明汎愛容衆  
人無貴賤高下皆得其心賓朋常滿座談笑終  
日無倦色其襟度夷廣不可澄撓或疑混混相

濁而其中涇渭甚明好賢樂善出於至情聞人  
有技若己與有其氣象凝重望之頽然外若無  
甚可否而中實明決至於臨大疑斷大事其才  
有過人者去邪之際用力最多衆望益歸重公  
亦以斯世自任意欲培植善類以扶國運護持  
獎掖常若不及士林倚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  
恐而姦邪之徒有所憚而不敢生心及公之卒  
自朝廷宰執以下及閭巷之士其識者莫不驚  
呼嗟咤以為公之存亡國運所繫而天遽奪之  
天固不可知也云而 御題下讀書堂首曰悼



奇判尹乃 上所親筆是則人亡之慟不獨在  
下為然也太夫人以哀傷之故舊疾復動後一  
月又棄世天之不可知者乃如是耶是年十月  
初一日庚午葬于高陽郡元堂里卯坐酉向之  
原在叅判府君塋下與判書府君塋相望數百  
步公之始喪故舊吏胥多慟哭失拜如喪親戚  
及葬亦如之不懈而益篤亦足以知公之德享  
于人心也娶揚州趙氏成均館司成邦宗之女  
子一人應世娶府院君林百岭女生一男二女  
側室子直男幼公宏材偉器謂當遠到而壽不

滿德中道以稅其事業又不大顯於世是可哀  
也已敢考歷官行事大槩第錄如右以求誌於  
作者以圖不朽謹狀

故承議郎刑曹佐郎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  
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金先生行

狀

曾祖中坤通政大夫禮曹叅議妣玄風郭氏祖  
小亨奉訓郎義盈庫使妣白川趙氏父紐禦侮  
將軍行忠佐衛司勇妣清州韓氏先生諱寔弼  
字大猷其先黃海道瑞興府人後徙慶尚道玄



風縣今為玄風人七世祖天祿仕高麗以武略  
顯官至匡正大夫都僉議侍郎資成事上將軍  
判版圖司事瑞興君從征日本有功元帝宣  
忠顯校尉管軍搃把事載高麗史子曰世丘奉  
翊大夫版圖判書生鳳還登第為成均大司成  
恭愍王之避寇南巡也拜福州刺史激勵吏民  
盡心供頌王嘉之陞福州為安東府增公秩為  
正順大夫都護府安集使後終判軍器監事是  
生善保為奉順大夫判書雲觀事於先生為高  
祖也叅議府君登第仕本朝荐歷臺諫有聲稱

司勇府君登武科不大顯韓丈人之父曰承舜

嘉善大夫中樞院副使 贈兵曹判書清城君

先生以景泰甲戌五月二十五日寅時生于漢  
陽貞陵洞之私第少豪逸不羈游走市街鞭笞  
人物人見先生至輒避匿既長發憤學文中成  
化庚子生自試是歲圓覺寺僧潛轉佛像謂佛  
自回立士女奔波臺諫交章請罪不得 允先  
生草疏數千言乞窮覈茲快肆諸市朝其言反  
覆接譬明白剴切欲以感悟君心疏上報罷弘  
治癸丑 成廟命舉遺逸明年甲寅夏慶尚監



司上先生行義十月授南部叅奉已而 成廟  
賓天世子襲位乙卯十月移典牲署叅奉俄因  
吏曹上稟命叙六品丙辰春拜軍資監主簿遷  
司憲府監察冬銜命鞠獄于金浦縣丁巳春轉  
刑曹佐郎獄訟明恕人皆稱服戊午秋史獄起  
以先生遊佔畢齋門決配熙川庚申夏移配順  
天時禍機叵測先生處之夷然不改常操甲子  
九月加罪戊午黨人先生聞有命沐浴冠帶而  
出神色不變徐鬚街口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可并此受傷乃就刑十月初一日也年五十

一葬于玄風烏舌里松林甫老洞先塋之傍家  
被籍沒諸子皆分配正德丙寅 中廟靖國普  
雪被罪諸人 贈先生承政院都承旨丁丑年  
間大臣因公論獻議以先生世所罕出例 贈  
未足表異請加 贈崇品歲廩其妻錄用子孫  
傳曰可遂 贈右議政又命春秋仲月官為致  
祭焉先生初從沾畢齋金先生請業先生以小  
學授之曰苟志於學宜從此始光風霽月亦不  
外此先生眷眷服膺手不釋卷人或問及時事  
必曰小學童子何知大義嘗作詩有小學書中



悟昨非之句金先生批曰此言乃作聖根基魯齋後豈無其人乎先生篤志力行常以小學自律奉親盡其孝承事極其敬平居鷄鳴而起省問如禮終日危坐講習不懈雖家人未嘗見其惰容年三十四丁外艱飢粥致哀絕而復蘇廬墓三年一依禮制服除必晨拜祠堂次詣母夫人問起居母夫人性嚴意或不愜必正色不言先生惶恐不敢退起敬起孝得其悅豫乃退嘗訓諸子曰汝等心存敬畏母教懈惰人或議已切勿相較又引古語以誨之曰言人之惡如含

血噴人先汚其口汝等必以此爲戒又教諸女曰異日往之汝家惟舅姑是順惟祭祀是謹至於麻絲絰罔或不勤無敢多言以招人議事良人遇娣姒必須敬慎財利之間尤不較多少惟恐失兄弟懽心御婢僕以息有過則教之教而不從乃可示罰也曾祖妣郭氏先世墳塋在玄風者歲久圯壞推教不訶先生謂郭門諸族曰先塋如此爲子孫所不忍睹切宜禁護又於令節以時羞告虔因而講睦不亦可乎於是莫不樂從以爲恒式先生以興起斯文訓迪後生



爲已任遠近聞風慕而從之執經升堂至不能  
容先生誨誘不倦隨才成就後多有名於世與  
咸陽鄭先生伯昂志同道合特相友善每相見  
與之研磨道義商確古今或至達曙先生爲學  
精積力久猶恐不及確而不滯通而不流其應  
官處俗不求甚異於人雖仕務迫遽亦不廢講  
授伯昂先生嘗以謗議將騰勸止之先生不聽  
曰釋陸行設教其徒考業者千餘人或止之曰  
禍患可畏行曰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吾  
所知者告人耳禍福天也吾何與哉行雖緇流

其言亦可取也喜讀昌黎文每至張中丞傳後  
叙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未  
嘗不三復流涕焉娶順天朴氏平陽府院君天  
祥之後副司猛禮孫之女家在陝川郡治爐縣  
末谷村先生從而寓居名其所寓曰寒暄堂後  
歸玄風馬山里寧禮村自衆議府君以來世居  
之地也八都則居于好賢坊里第先生以自古  
名門盛族莫不有家訓而我東國士大夫鮮有  
之是以化導不及於妻孥教澤不下於臧獲乃  
作家範以訓子孫制爲儀節做諸內則至於內



外婢僕使各有名號分之以職較其勤惰而升  
降勸懲之其俸料之差視升降而增減吉凶之  
費隨豐約而紆縮又有朔望讀法聽訓之規然  
亦未及推而行之也雅有高趣尤愛佳山水聞  
揚根郡有迷原卜居往訪之樂其泉石之美有  
築室終老之志竟不果朴夫人以先生 賜號  
爲貞敬夫人後先生三十六年以率男子四人  
曰彥塾展力副尉曰彥庠司憲府監察曰彥序  
彥學女五人長適南部叅奉河伯次適訓鍊院  
正李長培次適司憲府監察鄭應祥次適士人

姜文叔次適忠義衛鄭成璘孫男四人曰岱東  
部叅奉曰立今爲沃川郡守曰翊曰昱曾孫男  
八人壽忱壽悅壽恒壽愷壽恢壽恬壽棕壽怡  
也壽愷中辛酉生負玄孫男六人應夢昌陵叅  
奉應吉應福應聖曰定曰審外孫男女及曾玄  
若干人竊念先生天資甚高制行尤嚴率厲學  
者倡明斯道其功大矣不幸遭遇亂世不及見  
諸行事竟殉身而沒焉然而一時學者仰如山  
斗風聲所及興起者衆則其所施亦遠矣今其  
流風餘論日就埋滅而道德精微之蘊又無所



高峯集三  
五九  
因而微焉則豈非後學之重不幸也瞻仰高山  
不勝感慨之思輒採諸賢所錄述其世系志行  
之大槩以俟知言之君子有所考焉通政大夫  
工曹叅議奇大升撰

答金晦叔書

困知記議論精微未易識破雖或識破亦豈容  
輕議然亦有窺見其二三處不敢隱之于左右  
蓋整菴認理氣爲一物故其見不得不與程朱  
少異而其少異者乃所以爲大異也朱子以道  
心原於性命之正人心生於形氣之私者固以

理氣分而言之矣整菴以理氣不可分而言之  
故謂道心爲性人心爲情種種新奇之說皆從  
此出故所謂實見之差者亦不必深辨也但如  
盧丈慎守乃獨深陷其中何耶無乃實見之差與  
整菴不約而同耶不然何其背從古聖賢相傳  
不可易之定說而從一整菴之新奇耶頃嘗懇  
于退溪先生請一言以攻其謬退溪亦以爲憂  
而尚未之辨也如僕踈迂昏淺安敢力辨只覲  
吾學之少益以俟後日之詳訂亦未晚也柳丈  
希辨解蒙寄示得一寓目深用慰幸且其論甚



平實而篤信程朱之書無以尚之尤用嘆服但  
整飭既以程朱為有本合矣今舉程朱之說以  
攻其蔽豈能發其惑耶愚見如此未知於君意  
何如耶且僕十年前偶得困知記試一閱焉茫  
然不測端倪而罷其後再得閱之稍稍見其大  
槩矣後又一閱之則頗見其病處今更閱之則  
或得其肯綮若此不已庶幾有所補益以此思  
欲窮究其端緒以為收之桑榆之計耳貴秩姑  
留幸照察

與金晦叔論景賢堂祭儀書

紹熙三年壬子 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先生  
回自臨漳學徒益盛始議建精舍于所居之旁  
以待來學者五年甲寅竹林精舍落成後更名  
曰滄洲先生既歸學者甚衆至是落成率諸生  
行菜釋之禮于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周程張邵  
司馬運平七先生從祀有祝文 景賢堂祭儀  
聞其一依文廟之禮但用次丁云剛而丈李楨  
定此儀必有所据似難輕議然亦覺有所未安  
者來書得之矣竊觀朱子滄洲精舍釋菜之儀  
比之文廟之禮多所降殺蓋朝家命祀自有禮



秩若群居義起之制則禮當降殺故也雖然滄  
洲之祀上自先聖以及于七先生其事體與文  
廟無異但以非朝家命祀故如此降殺之若景  
賢堂則與先聖之祀固不可同而亦非朝家之  
命則豈可一依文廟而無降殺乎剛而文雖或  
有所据亦恐一時未及博考之失謂當徃復相  
議以歸至當可也又豈可知其未安而拘於避  
嫌遷就之私而不之正乎想剛而文已過襄奉  
可用書尺通議須以此意詳稟更定何如滄洲  
釋菜儀寫在別紙併惟照諒鄙意欲依滄洲儀

以定之而時日則仍用次丁似為允當也伏幸  
明裁且景賢堂立位版否滄洲則疑是立虛殿  
旋設主行事然未有的考為恨餘不究俟通稟  
剛而後更定之何如惟尊照既依此書後適考  
之則滄洲釋菜儀  
講堂行禮自先聖以下  
並用紙牌字設於地矣

答龜巖書

家範意思甚好是見前賢篤信力行脩己治人  
之意但未知先生用此節自常行之一家否乎  
抑意欲如是行之著為節目而已耶曾見義興  
丈問其大槩亦不能詳云古人御童僕頗有賦



食之規而其刑賞亦不可廢獨無所謂職級云者且其間亦有猥瑣之條恐非所以昭示來許也夫以先生道德之高實為東方絕學之倡學者仰之不啻如山斗而今錄其書只如此使後人觀之無乃以為剪剪物物而近於笑耶若以行狀及議得諸條錄之卷首姑付此篇于其下略叙編緝之意以為先生遺文餘說散漫無可考獨此篇出於傳錄雖非所以用力之實而亦不可棄故錄之云云則庶可以見先生之志不但是而後之觀者亦足以無惑矣如何如何

篇首夷虜二字太似直改刪之亦可但刪之則文闕而語不完且前賢文字雖有未安處直以己意刪之恐啓後弊如何如何秋江所錄云云之語常恨不見其全今得見之良以為幸但其間文字頗有可疑如室家之外未嘗近色室家之外四字似貳畢齋先生畢齋二字不成文而異於畢齋之云尤為可疑古人事師無犯無隱師之所行若有可疑寧可不質而隱之耶質之而其事果為不當不省而惡之耶假使師雖不省而惡之為弟子豈有以此自貳之理乎反



覆思量恐非先生之所宜有者無乃以一時之人見其相遺之詩語涉規益遂疑其有相貳者而秋江謾筆之耶秋江高風峻節聳動一世而其議論之際或有不可曉處恐未可據以為信也今若錄傳之而別無考訂之實則其為累前賢而疑後學不亦甚乎鄙意以為未安如何如何且錄末所記語中分義甚嚴如語勢孤單無可已得俾處未知如何如何

先生此序成於嘉靖

時先生年五十八

矣手自淨寫藏之巾笥未嘗出以示人蓋其微意不欲以纂述自居也後因學者求觀節要則浸以流布至有入梓以廣其傳者乃更名朱子書節要併刻目錄及註解而序則終不出焉先生既沒門下諸人始得見其手稿咸謂先生輯錄之意不可不使學者知之遂謄刻以置卷首云隆慶六年九月日後學高峯竒大升謹識

朱子書節要跋

子朱子平生所論著具載大全集凡百有餘卷衆體俱備閑博無涯淡學者觀之有惶然駭然



之歎退溪李先生嘗就集中書類抄謄其切要者頗加節略編爲若干卷名曰朱子書節要以資講論玩繹之益有求觀者亦不隱焉頃年黃斯文俊良印之于星州今定州牧柳公仲郢持西海節又印之其後又有印之于平壤者第皆用活字印訖旋毀而所印亦無幾學者病其傳布之弗廣也柳公適分符于定迺謀爲久遠之圖鳩工聚材淨寫以鋟之而先生又嘗於玩繹之餘遇難解處輒有註語且成目錄一卷載其知舊門人姓名事實以爲窮鄉晚學祛疑破惑

之資柳公併取以刻之其書始得完整可以傳之永久而無弊焉李先生深於用功惠及後學之意固可見矣而柳公以傳布是書爲心勤勤懇懇終能有以成之其事亦可尚也覽是書者不可不知其所由然於是乎識

答退溪先生問目

觀書一舉兩得還邊又得存心這邊裡又到性理群書近思錄第三卷

物格 戊申封事理到之言教微不可見條下通書註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 大學或問



註無一毫不到處以此等言句反覆求之則  
理諧其極及極處無不到者如鄙意釋之固  
無不可也

無極答陸子靜書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  
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  
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極字與無爲同看則  
其釋之也亦可知矣

朱子大全四十四卷答蔡季通曰須看得玲瓏  
透脫不相妨碍方是物格之驗也玲瓏透脫  
之云正與融釋脫落之意無異幸更留心玩

索何如

深衣幅巾問目未知出於誰氏

幅巾幪子向裡之說全不曉得未知如何  
方領緣用寸半果用魏氏之說矣表裡皆當  
然前日製衣無內緣乃是踈略未盡者今改  
從家禮甚善甚善但袂口布外接出云者何  
以爲之耶

條制未詳然亦可以意定之用青紅黃白黑  
相次織成廣五六分似可也但相次云者用  
五色各寸許也若小小相間而相次者再則



似成班布之樣也

答先生問目

示諭皆當鄙意亦嘗如此矣但考之廟制有室有堂而目今前殿有室無堂似爲覺偏欠然後寢亦與古制不同今不可一一復古只得如此存其大槩庶幾不失禮意而合於時宜伏乞鑒裁

德興家廟 經作家廟固爲未安而承傳之辭亦有未當衆論頗囂囂然不可以此更爲紛紛只令商量歸正可也但官給祭需事雖於大

典內有王后考妣忌祭等項而今此事體實有不同况官供之際從隆則僭而害義從殺則汎而傷恩揆之情禮不若令其奉祀子孫自具之爲安且順也若助祭之費則令有司量支一年而逐年給之亦似無妨也且濮秀二園與今所議事體亦有不同濮秀二園諸侯之制也兼又不立廟於京師而即塋爲園故禮辨而無逼上之嫌今之所議大夫之制也無即塋之規而只有家廟在都下則其禮數恐當差降也差獻官亦恐難行只據濮園中一節主祀人爲初獻其



子或從子二人為亞終獻定為恒式似合禮意  
示諭所擬實當恐無以易之也伏乞鑒裁

今此之議當據古禮以正後世之失不可因  
仍苟且以為微細之事不須深較而略之也  
必須揀取中間正當底道理以為準則更不  
須倒東牽西而畔援於親疎厚薄之間也鄙  
見如此未知如何伏幸訂誨謹拜上稟

二溢米

小學註溢二十  
四分升之一

按吳訥程愈註皆然 儀禮註疏二十兩曰  
溢一溢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何氏小學

集成用儀禮註曾攷儀禮疏中詳著二十兩  
為溢之數忘不記今以意推算則一升當重  
十九兩四銖十分銖之八破為二十四分則  
一分當得十九銖十分銖之二以一升十九  
兩四銖十分銖之八而合十九銖十分銖之  
二則恰得二十兩矣後日當質儀禮

握手 攷儀禮當用二次年作握手說為金而  
精借去後目當推之

難經四十二難再叙胃大小腸未詳何意  
又肪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尿九升九合



口廣二寸半唇至齒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  
三寸半云云詳其文勢口廣二寸半云者似  
是耳目口鼻之口也故下文即稱唇至齒之  
長而纂圖以為膀胱之口未知何如當俟知  
者問焉

心形 退溪訂天命圖心作圓圈金謹恭字獻  
以為未然古人謂心為方寸地當作方形云  
云退溪作書力辨其非忘不記醫書亦曰心  
形如未敷蓮花則心形之圓明矣所謂方寸  
云者未知如何今以算法揣之心形正圓其

中虛處方一寸正如銅斛之方尺而圍其外  
也此說亦未知果然否若然則以此曉獻叔  
必能解其惑也

算學 余不知算學只知世俗所謂行算其後  
又略知影算之法而已尋常者文字遇有推  
算處只以意推算或頗得其一二而不知算  
法之曲折多有窒碍處惜不得算書而一觀  
之也

德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  
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故



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  
流行也此是為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  
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也今詳  
此說質之以周子朱子之說太似不同太極  
無動靜則動靜之理屬之何耶天命之流行  
非太極之動靜乎其下又曰所乘之氣機有  
動靜而太極不然之妙無動靜去去然則氣  
機自能動靜而太極無與耶然則太極亦贅  
矣氣機之所以動靜豈非太極之動靜也若  
曰太極無動靜則天命之流行者出於氣機

之為乎太極無朕其動靜雖不可見而因陰  
陽之動靜以求其所以然則太極之有動靜  
可知矣今日無動靜欲以極賡太極之妙而  
反失其真也此說出性理大全太極圖太極  
動而生陽註天原發微及周易乾卦註中吳  
氏之說皆有可疑者俟更考極論之

盧寡悔名守慎謫珠島移槐山

盧丈以朱子語類為門人所著不必觀此言  
大有病痛此正如尹和靖以程子語錄是門  
人所記不必觀者同朱子已嘗辨之矣



且盧丈以四書五經輯註及性理大全是求樂時館閣諸儒所纂 求樂是篡弒之主何足觀云云某以為求樂諸儒固不足取而程朱微言皆在其中雖求樂之不足取又何憚於程朱之言而亦不足觀耶曾觀朱子大全答余正甫論魏元成加服云抑此增損服制答果非是亦自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失節事讐自不相預也蓋人之資稟見識不同或明於此而暗於彼或得於彼而失於此取節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贓也此論至公愚意恐不可以求樂諸儒之故而專廢輯註等書不觀也

羅整菴以人心道心為性情其說見困知記盧丈力主羅說某嘗叩之亦以羅說為然某頗辨之而不以為然某謂長者於理氣之說看是一物是二物耶盧丈答曰前賢雖有曰理曰氣之不同然亦豈有異體耶不記曲折大槩如是此可見盧丈於理氣上錯見也整菴以理氣為一物其見甚乖某曾窺見其病源欲未因知記細訂其誤而村居僻陋求之



不得可嘆也

余問盧丈曰人心既謂之情則如何却謂之危盧丈曰可以為善可以為惡故謂之危然則人之心本無準則可以無所不為也其可乎朱子曰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此聖賢相傳之宗旨也盧丈之見乃揚子善惡混之說也

內艱外艱

一日李李真鄭季涵訪余語次偶及內艱外艱季涵以內艱為父憂外艱為母憂余改其

反說李真亦以季涵之言為然余曰何以父為內母為外耶答曰母是外家故謂之外也其說不經余笑曰當俟考訂兩君既出即搜諸書考之則朱子行狀以母憂為丁內艱余於是知兩君之見為謬也厥後偶見圃隱集卷首有年譜其中正以父憂為內艱母憂為外艱然後又知兩君之言有所傳習而世俗流傳之誤亦已久矣俗學口耳之傳如此說者甚多誠可歎也

李彥迪字復古

謫居中有九經行義欲求一



觀曾見閔同知應瑞嘗抄得一半云

李公言行不及聞見嘗聞李公以朱子攻唐仲友為太過云且為完山尹主文科初試出周公東征論以周公為未盡善其時舉子非周公者多參試云此兩語得之傳聞不可為的然恐必有近似之言而如是流傳也若果爾則輕議聖賢無乃不韙乎為完山時上疏論一綱十目嘗見其疏其學可謂博矣然少精神又不親切未知其後之所見又何如也

李公與宋圭菴論心性先動之說某嘗非之以

為心為之動不可著先字引朱子說以動處是心動底是性者以明之士友間或以某之言為庶幾云宋圭菴名麟壽字眉叟

臨川吳氏論太極無動靜語類曰理無形而氣却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之無動靜又舉通書動靜篇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此語極分曉可破吳氏無動靜之說故錄之舅姑服何時所加



大典五服頗失禮經之意

且庶母齊衰杖期未知據何傳記此與父在親母之服無異恐輕重之不倫也儀禮及家禮只總麻也乳養已則小功

繼外祖母服

前年冬有一文官為司諫遭繼外祖母服呈服制狀于本院未幾啓請出仕其後以為法典所無之服不當呈服制狀至於啓請出仕云云以此辭避此事可駭可嘆按禮繼母如母則繼外祖母當如外祖母何以曰法典無

服乎今按大典五服條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條下皆有繼祖母同之文餘不言繼母故泥其文者以為繼外祖母無服不亦膠柱之甚乎大典以本宗外親分作橫看故或有蒙上文不別舉者若以泥文言之則祖母為子孫之妻之服則亦不言繼妻若然子孫之再娶者其繼妻皆不服乎大典亦不言妻繼母然則妻繼母亦無服乎吾之妻繼母乃吾子之繼外祖母也泥文者必以為皆無服矣然按家禮總麻章曰為妻之父母妻亡



而別娶亦同即妻之親母雖嫁出猶服云云  
既曰妻親母嫁出猶服則妻繼母亦有服也  
且繼母如母云者為父而言也然則為外祖  
父服而又有不服其繼室之理乎又大典夫  
族條亦不舉繼祖母然則夫之繼祖母皆無  
服乎至於繼母條下只曰齊衰三年而夫族  
橫看則無其文然則妻為夫之繼母亦無服  
乎此皆不待多言而明者而世之論曾不之  
察乃以繼外祖母無服之說上罔天聽下  
亂禮文至以為成法而未聞有一人辨其非  
是者世道之污誠可駭嘆也

夫之外祖父母服

謹按大典祖父母條下本宗橫看曰齊衰不  
杖期外親橫看曰小功則外祖父母也註曰  
加給暇十五日此乃今世之法加外祖父母  
服同於祖父母也以此夫族橫看只曰大功  
蓋以既加外祖父母服同於祖父母故不別  
言之然則妻為夫之外祖父母當服大功也  
但作大典者不詳著其文故觀者疑之然不  
別舉外祖父母而遂謂之無服則其錯甚矣



前年四月 文定王后上仙殯殿都監據大典以爲外孫妻有服總麻然則外祖父母爲外孫之妻服總麻而外孫妻爲夫之外祖父母無服乎仲初兄之女爲申士楨妻是於文定爲外孫妻某嘗問何以處之答云官雖不給布何敢不服只得私自成服云云此事與繼外祖母無服之說同是一誤故併論之

家至  
甲之歸元

擾憂悶未遑改思旋因南歸念卒遂致闕然不報心常愧恨今者又承哀示併申前論且慰且悚敢將鄙見仰稟一二伏幸哀察

四七之說大槩精密其於理氣之發見思孟之意言分辯得出不爲籠侗深覺歎服如此求之庶幾不失聖賢本旨也然亦多有未安者蓋道理無窮非一見可了而乃以一時之所見欲斷千古之論宜乎有未盡處也氣動而理隨之理動而氣挾之此說出於勉齊黃氏事若可毅然當體認到底觀其如何恐不可遽議也四端不



中節之說則乃朱子之言尤不可易議須乞反  
覆思索何如若如是容易断定則恐更有病痛  
也來諭所謂理氣無偏意彼此之異限者甚當  
然其曰七之說有正與乖戾相因氣之清濁而  
然此便是偏主之論之根也如何又性情之間  
至妙至微非見聞所論云云者似非儒家本色  
語無提摸處須著實下工何如恐欲高而反為  
無用也且哀書所諭往復詞氣之間不為細心  
研究未免有注論遺實之病云者果當果當敢  
不服膺然亦望以此反求何如心惟先動之說  
大升固疑之曾與哀侍講之來示大槩與鄙意  
不異故今不復仰答併乞哀照

小祥服淡未有所考若古禮則不如此但世俗  
所遵用如此然當此 國恤人皆服白似不可  
服淡雖服白何害乎况白重於淡今日舉輕無  
乃未之察乎鄙意服白以終再期而大祥服淡  
於禮於時似不相失也且家禮固朱子未及改  
定之書其未備者何必致疑耶廣求他書定之  
可也都失了云者為不降母言也幸惟哀諒



程子引必有事焉或問固曰借以爲言則與孟子本意有不同矣但其曲折大升亦未得了了不敢妄爲之說

李孝述問目或問以定靜安爲知之所以爲之故今考或問無此語無乃已從改定之語乎來論定靜安是格致用力之積與章句意不同大升不曉得大槩此條頗繁蕪華加精思何如

又答簡

禮是天理節文其大體固不可易然其小小節目自當隨時從宜恐不可執一論也若其參酌古今定爲成法則必有大見識大力量如司馬溫公及朱夫子然後可爲書儀家禮之制耳如我淺學後生何足以及此累承哀問恐懼縮息無以爲答想哀侍未必深諒此情也今亦不宜妄有獨論但承哀問之勤不可不商量故聊復陳其一二幸諒裁何如

大祥冠服

三主鑿則有家禮主白則有五禮儀皆非無所據擇而從之在哀侍酌量如何耳家禮可疑



未家禮固為未備叅以禮經儘有盱未合以  
謂<sup>未</sup>之書不必盡用者言固當然比之五禮  
儀豈不有間乎况舍家禮而酌古經以為制  
亦恐未易能也如何如何白笠古之無喪服  
者斬衰三升冠六升則冠固輕於服矣至於  
禫時用黑經白緯之冠而服素衣則冠之與  
服自有輕重今用白笠未知合於古禮乎此  
愚盱未安也且笠子乃俗制欲作黑經白緯  
之色可謂詭異不經決不可行也非淡黑色  
亦不可也且觀家禮自是因俗損益者多其

序文云云者蓋可見也不然如受服等項何  
以從書儀而不從古乎能朱子終戒勿用書  
儀云者愚未記得乃叅用儀禮書儀之云也  
更考之何如 黻布裹笠而亦恐不可行且  
古用冠今用笠古用衣裳今團領古用履今  
用靴自是宜不以團領為非禮服平時何以  
服團領至於時祭欲服何服耶深衣葛屨斬  
不可行朝士慕華在平時亦未安尤非喪人  
所可行也鄙意切以為未當也 承祭祭畢  
異服亦恐不可行中朝用布我國用木各因



土宜恐無輕重之別也革帶未知合宜否也  
笠用布用草於禮無之不敢斷定纓則似當  
從笠色網巾之白切不可為也

又答

每承問目詳悉反覆足見讀禮致哀不欲苟簡  
之意也但喪與其易也寧戚想哀侍已得其本  
而兼及於末固為善矣若本或未盡而惟末之  
是逐無乃有所未安乎 檢 來示每有若心  
恙者不勝遠慮亦無乃鄙見之未達而然耶如  
何如何

反哭

郭外設祭廣請親舊極為無理不可行也但世  
俗成習已久我雖不敢請親舊多來恐無以處之  
如何如何鄙意只設帳幕奉主權安略設奠物  
如世俗親舊亦可入奠俟下人暫歇即行不妨  
神位坐向不見得此等處從俗可也

反哭祭

依虞祭行之似當

祥後朔望哭

奠而哭亦未嘗以禮言之不宜哭今既神主不



附也

禫月哭

禫日漸迫哭亦何害但復作几筵朝夕哭云者不曉所謂只於靈座前哭之豈有復作之理乎奉迎先世神主

事勢如此奈何祥後來迎亦不妨但貴胤已近十五歲使之來迎亦似不妨也如何如何且家禮小祥陳練服入哭出就次易服者乃易練冠而去首經負版也大祥陳禫服行事皆如小祥則入哭出就次脫褻而服禫服也禫祭不陳服

則乃常時祭服故不別言之也入哭出就次脫禫服服祭服入即位行事而已今日先後之序無不錯簡云恐未然也胡公之云亦似未曉此曲折也

答龜巖書

先生行狀戊午獄起譴公遊佔畢齋門謫熙川俄移順天時禍機叵測處之晏如不變常操暨甲子縉紳禍再起十月初一日禍及謫所從容而就刑先生所製梅溪先生祭文略曰謫西遷南六閱暑寒一疾而逝竟不生還又曰我之獲



見實自青年偕謫同遷共配昇平按梅溪謫義州在戊午今

日六閱暑寒則癸亥年也記曰如此者二問於

年未繼之以壬戌八月則乃辛酉移配也問於

金典簿則曰先祖行狀及梅溪祭文所可考者

此耳至於記文僕初不知有臺又焉知有記乎

在谷城時屢到昇平欲問先祖遺事故老無在

者適見沈豆以為有記文書以遺之故疑其為

先祖所著更無他證若以為梅溪之文亦不可

知指名揭板恐誣先祖云云

羅整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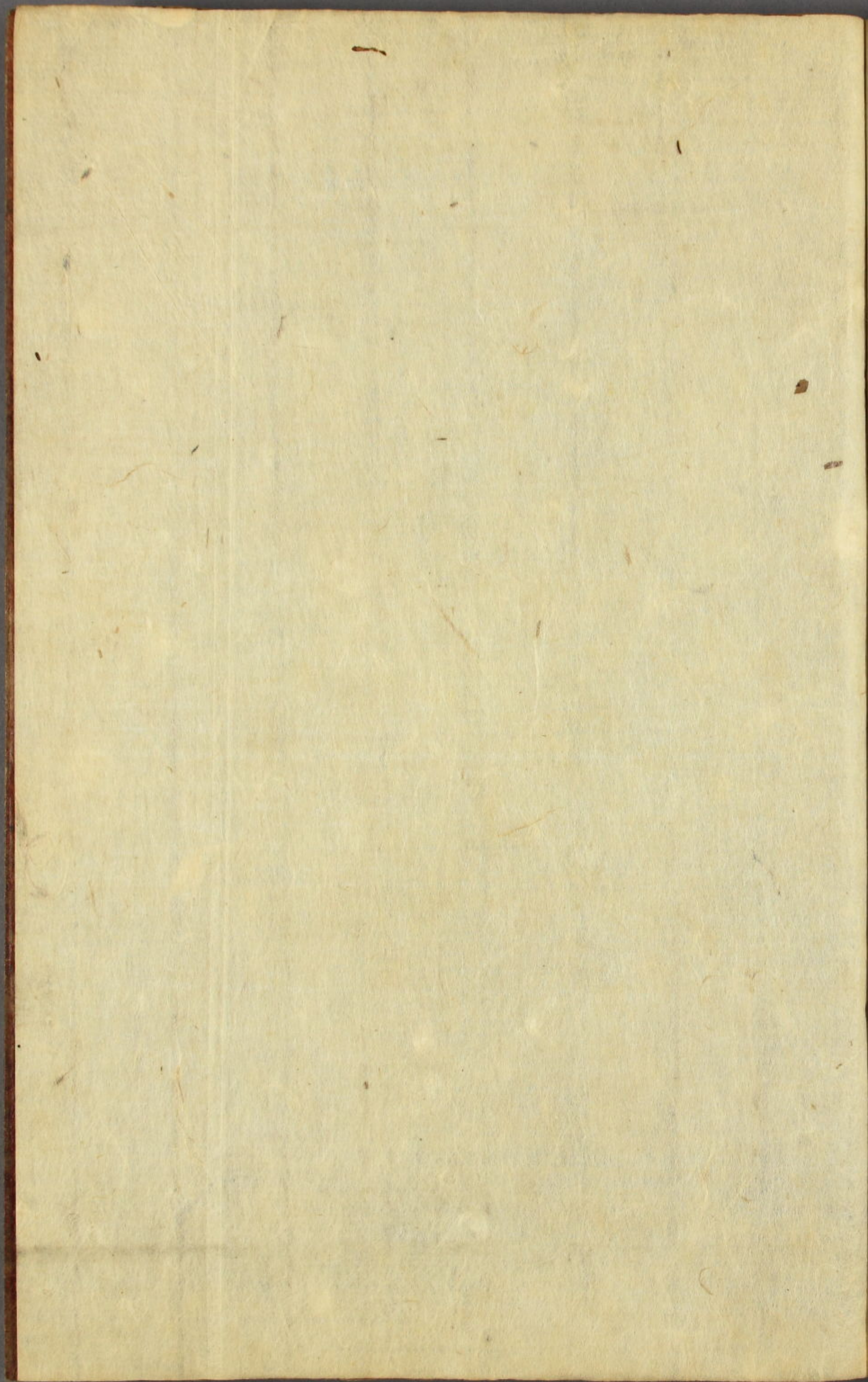
以道心為性人心為情若然則人之性微

情危者近於荀子性惡之說

盧文設明其說以為人之情可以為善可

為惡故危此言却近於告子湍水之說









高峯集三

三十一









